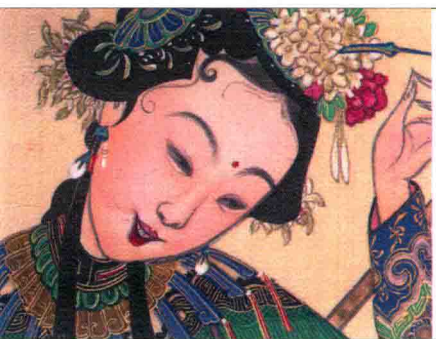


# 菊坛 演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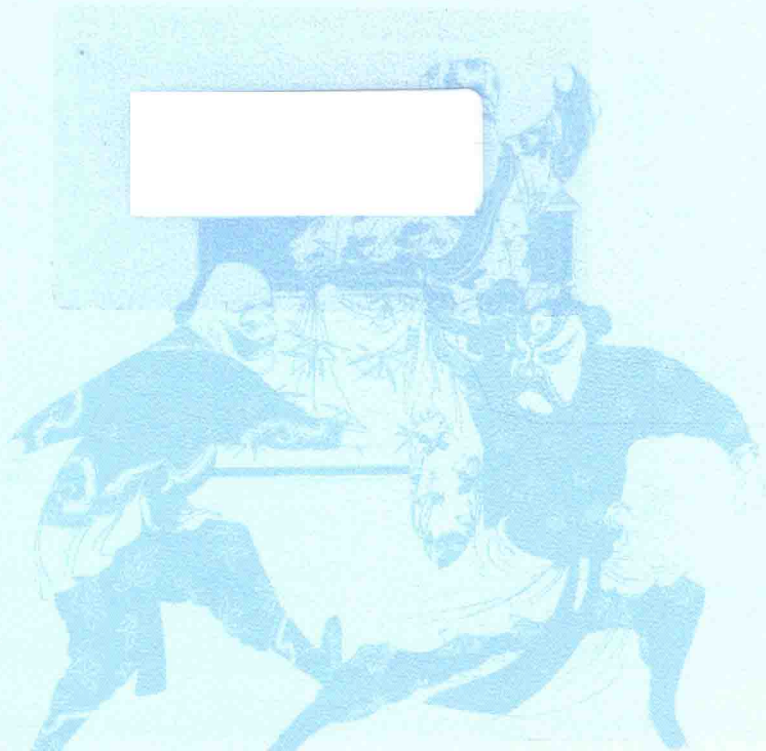


◎王如宗 著

中卷



中国戏剧出版社  
CHINA THEATRE PRESS



第

二

卷



| 02 |

## 第五十七回

### 老佛爷胡编乱转 陈德霖巧妙安腔

看儿子慢慢长大，余紫云便不再登台唱戏，在家专心课子成才。

这一天，接到御史衙门的戏单，传他到御史衙门唱堂会。

这御史衙门，是京城的城防总管，是管京城社会治安的专门机构。茶园、戏楼、妓院、买卖门市等都属他管，弄不好说封就封。他们看戏，各茶园都有包厢专席，从来不买票，还得格外伺候。茶园老板不敢得罪他们，梨园弟子也不敢得罪他们，万一得罪了他们，轻者，等你贴演戏的时候，他们来封场捣乱，戏就唱不成。重者，随便给你个罪名，就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以前治罪程长庚、张二奎就是先例。

余紫云接到戏单，对派单的人说：“我已封箱谢绝舞台，不唱戏了。对不起，恕不能奉传临堂。”

派单之人回禀御史大人之后，御史大人恼怒万分，传下话来，“他不接单唱戏，以后就休想再唱！”

话传到余紫云耳朵里，余紫云嗤之以鼻，“哼，不唱就不唱！——我本来就不想唱了！”从此，就彻底告别了戏台。

余紫云告别了氍毹，京城菊坛，旦角之中，年富力强且最具号召力的，就是陈德霖了。

在年轻的旦角里，昆曲底子最扎实的就数陈德霖。因为他赶上了在三庆科班，由程长庚当教习的末班车。其后的京戏科班，就不再打昆曲的底子，只是一般的走走路子而已。仅此，陈德霖受益匪浅，他从昆曲中学来许多念白、唱腔和身段技巧，用到京戏中，使自己的技艺变得更加雅化。

他被选为“内廷供奉”之后，很被慈禧看重。

以前唱《雁门关》和《四郎探母》，萧太后都是花旦应工。自陈德霖之后，改为青衣应工。以往，演萧太后最出名的就是梅巧玲，继之是杨朵仙和李宝琴。被称为是“二胖一瘦”。梅巧玲、李宝琴都是胖子，宫廷里称“胖巧玲”和“胖宝琴”。杨朵仙是瘦子，所以称“二胖一瘦”。当时，“二胖一瘦”都很有名气。大诗人樊樊山，有一句诗赞扬梅巧玲就提道：“天子亲呼胖巧玲。”可见他的影响之大。

陈德霖进宫唱戏之后，仔细观察慈禧太后走路的步法、行动的姿态和身段，私下

模仿。当他扮演萧太后之后，台步则模仿慈禧太后走路的样子和行动姿态，模仿得惟妙惟肖。

一次在宫中唱《四郎探母》的“回令”一场戏，萧太后下场，从御案后出来，绕过御案，再到台前，然后回身转向入相口，随着武场的家伙点儿，走一截儿台步。他这一走，完全是慈禧的姿势，大家看得清清楚楚。引起台下王爷、妃嫔、大小官员及侍女、太监人等的窃笑。

连台下看戏的慈禧也掩口暗笑。她不好意思当面直接夸奖陈德霖，而是悄悄地说：“他真聪明。”

从此，萧太后的台步、姿态、身段等，都学陈德霖。成了台上的“慈禧步”，流传至今。

伴君如伴虎，陈德霖却从来不敢公开承认萧太后的身段是模仿慈禧。一个伶人胆敢模仿老佛爷，岂不惹来杀身之祸？

慈禧太后心里高兴，也不好意思挑明。从此，她更加喜欢陈德霖。闲暇的时候，经常传陈德霖陪她唠嗑，说闲话。

有一次，当说到唱戏自小坐科，受苦受罪的时候，慈禧对他很是怜悯。

陈德霖接着说自己“倒仓”，七八年嗓子变不过来。每天，一大早就到天坛根儿喊嗓练功。有一天就碰上了谭鑫培，他是来坛根儿散步的。

慈禧问：“小叫天怎么说？”

“当时谭老板摇摇头说，‘你见过哪个好角是由坛根儿出身？只要祖师爷赏饭吃，总不会饿着！’”

陈德霖说，“当时我听了谭老板的话，伤心透了。谭老板言外之意就是别再受苦了，另谋出路吧！”

“小叫天这也是心疼你！”慈禧说。

“谭老板的话也刺激了我，我想，我非在坛根儿把嗓子找回来不可！祖师爷不给我嗓子，我拼命地练，祖师爷也拿我没法子，闹得他不好意思了，兴许给我条好嗓子！”陈德霖庆幸地说，“就这样，我在坛根儿喊了八年嗓子，终于把嗓子找回来了。”

他的话，逗得慈禧咯儿咯儿的直笑，“行，有志者事竟成！终于把祖师爷给喊动了！”慈禧也赞叹说“你这股子犟劲，也合了古人的做法。从前有一个秀才，总是考不中，说‘越读越不中，我岂奈命何？越不中越读，命其奈我何？’你嗓子找回来了，小叫天怎么说？”

陈德霖说，“嗓子回来之前，我没下园子唱过戏。嗓子回来之后，一次有一个堂会，我暗里求戏提调，给我安排个角色。戏提调安排了《二进宫》，我演李艳妃，谭老板演杨波，刘永春演徐彦昭。谭老板起初怕我唱不了，还担心砸场。等唱完之后，他高兴了。说，‘你用私功了吧？’我说，‘坛根儿的功夫。’他笑笑说：‘你还记得那茬口儿？’以后我还是天天去坛根儿练嗓。后来又一次碰上了谭老板，他说：‘你在坛根儿，已经

遛出了一个陈德霖，干吗还遛？还想遛出个双料的陈德霖！’”

说到此，陈德霖得意地说道：“——我总算争出了那口气！”

慈禧听了，也笑着说，“总算让叫天也服气了！”

慈禧说着说着，转了话题，“你昆曲底子打得不错，像你这个年岁的，昆曲底子打这么瓷实的不多啦！”

“都是大老板教导我打下的。”陈德霖回忆说，“当年大老板教我们唱戏，必须先打昆曲的底子，然后再学皮黄。”

“程长庚是过来人，他知道学什么有用，就怎么教你们。”慈禧说，“昆曲是南方戏，我不大爱看。宫里留下的那些个老戏，像《五福五代》《万年甲子》《劝善金科》《阐道除邪》《升平宝筏》《昭代箫韶》《鼎峙春秋》《铁旗阵》可多啦，光戏文就存了两屋子，有几千出戏。那都是乾隆爷朝留下来的。听说那时候，宫里编戏，有乐部和和声署，专门的编排部门，还有专门的编戏大臣。每排一种戏，就得几个月。那些个行头，都得提前置办。听说为排《昭代箫韶》的二百四十出戏，光蟒袍就做了二百多套。戏一编出来，就先开单子，由江南的三个织造官，提前分头打造行头。然后再定制戏箱，专船漕运到京。可惜，现今不行了，时运不济，这些戏都压箱底了！”

慈禧不无惋惜的倒腾出这些陈年往事。忽然她眼睛一亮，“这些老戏，压箱底儿也怪可惜的，要不咱们捡喜欢的，把它翻改成皮黄戏，唱唱怎么样！”

“咱们？”陈德霖吃惊地问，“还有我的事？”

“嗯。”慈禧说，“现今，宫里没有写本子的大臣了，宫里只有太医院和如意馆有有学问的人。他们对戏都是外行，只能翻翻稿子，抄抄写写，鼓捣个文字什么的。要改戏，就得你这样的行内之人！”

听了这话，陈德霖吓得脸都变了。“扑腾”给慈禧跪下，“老佛爷，您真是抬举我了，我一个唱戏的伶人，怎敢给您翻改戏文呐？——翰林院还有各部院大臣，不是现摆着那么多大文人呢嘛！”

“石头，起来，不用胆小，我说你行你就行。”慈禧鼓励似的解释说，“那里的文人是不少，可我不想用。——他们都在宫外，用他们，进进出出的动静太大。传嚷出去，闲话太多。从太医院和如意馆，找几个通文墨的，翻改本子，有原来现成戏文的架子，不用大动筋骨。你懂昆曲，又会皮黄，由你安腔儿，让小叫天排戏！准行！”

陈德霖现在才体会到伴君如伴虎的感受，老佛爷发下话了，如若不从，那是违抗圣意，要掉脑袋；如若答应，翻不成戏文，或安不好腔儿，怪罪下来，也承受不起。他略一思索，赶紧跪恩道：“承蒙老佛爷看重，不妨先翻改两出试试，边翻边排，翻一出，排一出，试着来……”

“好！——我说你行嘛！这主意好，翻一出，排一出。我就不信咱翻不成！”

慈禧一口一个“咱”，实际上是她有想法，她兴头上来了，跃跃欲试的要亲自动手。

“那先翻哪个戏呢？”陈德霖试探地问。

“我最爱看的就是杨家的戏。”慈禧不假思索说，“就先翻《昭代萧韶》！”

“那里含二百四十多出呐！”陈德霖提醒说。

“怕什么？咱有的是功夫，一出一出来，还怕它长？”慈禧太后一锤定音。

就这样，宫里悄悄地开始了昆曲戏翻皮黄戏的工程。

翻改的第一稿，由太医院和如意馆抽的两个文人进行，然后交慈禧审阅，修改。什么修改？实际就是审定。一经慈禧的手修改，就是圣本，谁还敢动一个字？

慈禧虽多才多艺，但毕竟没写过戏文，尤其是唱词，什么尖团、辙韵、平仄，她一律不管，只管任性而改。只要她看着顺当了，就算好了。等交到陈德霖的手上，可就犯了难了。

皮黄的安腔，要根据上下句尾字的平仄、辙韵及句式的字数等，来适当配腔。慈禧写的唱词，什么都不讲，还不能改动一个字，要安起腔来就非常费劲。有一次，急得陈德霖在屋子里转磨磨，就是安不上一句腔。正好谭鑫培走了进来，陈德霖赶紧求助谭鑫培说：“谭老板，赶紧帮帮忙吧。您看老佛爷写的这唱词，怎么也不好对付上腔儿！”

谭鑫培笑笑说，“兄弟，你不是拿我开涮吧？字认得我，可我不认得它呀！就我认得的这几个字还是刚学的，我能安腔儿？”

“可你们都是内廷供奉，被请到宫里来的呀！”陈德霖着急地说。

“内廷供奉和内廷供奉也不一样，有的是来教戏的，有的是应着名来唱戏的。我是来唱戏的！”谭鑫培说。

“我也是来唱戏的！”陈德霖说。

“谁让你叫老佛爷看上了呢！”谭鑫培幸灾乐祸地说，“你那是钦点的！当闹着玩呢？”

“得了，谭老板，”陈德霖着急地说，“人家都急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闹呢！——哎，你别闹，老佛爷也钦点了你了，——让你排戏！”

谭鑫培根本不把排戏当回事，但他看陈德霖着急上火的样子，也着实有点儿可怜，便放低声音，弄着坏眼儿说：“老佛爷写的唱词不规矩，说明她不懂规矩。她不懂，就好办啦！你就只管按你的想法去安腔。她不懂，就挑不出毛病来。只要她不说什么，就算安好了。她要是提出来哪儿不行，你再顺着她的意思重新安呐。这就叫作摸着石头过河，摸一步，走一步，走一步，看一步，岂不就稳妥了！”

听了谭鑫培这一席话，可把陈德霖高兴坏了，佩服地说：“人家都说你从小就是个嘎小子，果然不假！”

“说什么呢！”谭鑫培装出一脸的正经说，“这不为了你好嘛！要让老佛爷知道这主意是我出的，还不要我脑袋？——俺们可不敢跟你开玩笑啊！”

陈德霖也挤挤坏眼说：“安腔儿是我，排戏就是你的事了。好唱不好唱，好听不好听，就看你了！”

谭鑫培毫不在乎，“有什么了不起，俗话说‘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屯’，‘车到山前必有路’。排戏，有现成的程式，到时候按程式套套再说！”

陈德霖看谭鑫培无所谓的样子，也放松了许多，大着胆子，去安腔。就这样，《昭代箫韶》改一出，排一出，唱一出。历时两年，直翻到四十出的时候，八国联军打进了京城，再也翻不成了，只好不了了之。

现在流传下来的京戏，和其他地方戏中，关于杨家将的戏，大部分都有这四十出戏的影子。说起来，也算是慈禧宫廷翻改京戏的作为吧。

有词【梦江南】写道：

兰儿乐，宫内任使娇。借兴动笔改戏，供奉奉旨心焦，对付熬一熬。

## 第五十八回

### 余菊笙解难传艺 谭鑫培点铁成金

自从杨月楼去世之后，沈月春与杨小楼母子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很是清苦。沈月春，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。杨小楼一天天长，他在小荣椿科班跟着杨隆寿、范福泰等诸教习习武生，已经满八年，已是十七岁，到了出科的时候。但嗓子“倒仓”还没有倒过来，总是唱不出声。

科班给杨小楼排的名字叫春甫。他长得酷像他的父亲杨月楼，身材魁伟，四肢颇长，扮出戏来，威武雄峻。但他嗓音跟不上去，再加上科班学的武功还没有“实受”到戏中去，台上动作有些笨拙，同行都暗暗的讥笑他为“象牙饭桶”。

杨小楼对自己的嗓子，也暗暗着急叫苦。面对讥讽，他更受刺激。但他并不灰心丧气，他知道，哪个伶人都要过这一关。只要坚持练功，方法得当，总会闯过去的。

因为嗓音倒不过来，出科之后，很难找到搭班的戏班，沈月春也很为儿子搭不上戏班着急上火。正当母子俩犯难的时候，春台班的班主俞菊笙找上门来。

沈月春一见，忙上前见礼，让进堂内，端茶倒水。俞菊笙用眼扫视一遍杨家的住处，看出日子清苦的样子，很是心酸。从腰中掏出一包银子，放到桌上，说“弟妹，自从久昌兄弟走了之后，很少来看你们。我知道你们孤儿寡母日子艰难，这点银子，先解解饥荒吧。”

“俞老板，这怎么使得？”沈月春急急地推让。

“怎么使不得！”俞菊笙是个直性子，平时急公好义，爱管闲事，爱打个抱不平什么的。因他急脾气，人送外号“俞毛包”。他一看沈月春推让，就有点起急，说道，“杨月楼是我的师弟，你家老爷子，大刀杨二喜大爷，算得我的师傅。就凭这，我早就应该来看望你们。弟妹，这就算我的一点心意吧！”

沈月春一看推辞不过，忙说：“自从月楼走了之后，他的师兄弟们没少接济我们。大哥，您的心意我就收下了。等三元搭了班，有了出息，再报答您们！”

“兄弟之间，讲什么报答！”俞菊笙直截了当地说，“我今天就是为三元的事来的，让他先跟着我打打把子，实受实受，把科班的功底在台上再瓷实瓷实。”

“那敢情好！”沈月春听了这话，比受了俞菊笙的银子还高兴，赶紧去后院唤出儿子。

杨小楼见了俞菊笙，忙行礼叫了声：“俞大爷。”

俞菊笙一见杨小楼相貌堂堂的样子，打心眼里喜欢，干脆直接说：“谭金福收你个干儿子，我就收你个徒弟吧！”

“儿子还不磕头！”沈月春赶紧拉儿子叩头，“只可惜，我们拿不出拜师的供项来！”

“弟妹，你又来了！”俞菊笙说，“我带他学艺，就是对久昌师弟和杨大爷的回报，还讲什么供项！”

俞菊笙说罢，对着杨小楼说：“走吧，跟着大爷上台去！”

俞菊笙当年和杨月楼同拜张二奎为师，杨月楼因为嗓音较好，就走了文武老生的路子；余菊笙因为嗓音稍差，就偏重武生，走了武生的路子。余菊笙身材魁梧，长靠戏、花脸戏兼长。在场上开打，有稳、准、狠，剽悍勇猛的特点；开唱有张二奎实大声宏的腔调；表演人物讲究“派头”，能演出人物性格，勇猛之神，溢于眉宇。他还创造了武生勾脸的先例，俞派武生，是京戏当时三个武生流派的北方代表。

杨小楼跟了俞菊笙，如鱼得水。他有很多先天条件，比俞菊笙毫不逊色。他身材魁梧，具有剽悍勇猛的身架条件；他方盘大脸，扮相英俊，具有靠把武生的威武条件；他腿脚利索，身轻体捷，具有武生的轻灵帅气条件。跟着俞菊笙在台上摔打了一年多，长进很大，武戏的玩意儿很有俞菊笙的派头。唯一不足的就是嗓音老倒不回来，俞菊笙也为他的嗓音着急。给他出了个主意说：“孩子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你若认了天命，祖师爷不给你副好嗓子，你就干演武生，演一辈子，也能巴个饭碗。你若不认天命，找个清静地方躲起来，好好练练气功，运气到咽喉，以气养嗓，慢慢也许能把嗓子找回来。”

杨小楼本来就是是个不服输的性格，听了俞菊笙的话，他梗梗脖子，说：“大爷，我就不信祖师爷不给我这碗饭吃！”

“好小子，有点儿你爹的犟劲！”俞菊笙看了杨小楼的样子，高兴地说，“那我就把练气功的方法教给你！不过，你可得耐着性子，好好憋在屋子里练！”

“放心吧大爷，您甯好吧！”杨小楼下定决心要用气功攻一攻嗓子。

俞菊笙把杨小楼带到一个没有人的屋子里，教杨小楼怎么运气，怎么练功。

杨小楼学会气功的方法之后，辞别俞菊笙，回到家里，把俞菊笙教他练气功的事告诉母亲，然后就离开了家。

原来，杨小楼在科班坐科的时候，每天天不亮，就到南八里庄的窑坑洼地练身手。那里有一个破庙，已断了香火，庙内无人，四野也无人，非常清静。俞菊笙教他练气功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了这个破庙。他离开家，就来到这个破庙，拣块草席把门窗遮挡起来，然后就打坐入静，开始练气功。有时一坐就是一个昼夜，饿了，到附近的老乡家里讨口吃的，然后回来接着练。

练到第三个月的时候，只觉得喉头热乎乎的，似有一股热流在嗓子眼里来回流动，

在扩通他的咽喉。他忍着热感，继续练。又过了七天，只觉得“突”的一下，嗓子里突然豁亮了。他慢慢收了气功，像平时坐科喊嗓子一样喊了一声，连他都没想到，如此嘹亮。他高兴的一下窜出破庙，在窑坑空旷之地，放声大喊，“咦——”，“呀——”，嗓子居然清亮无比。他高兴得大叫：“祖师爷，您到底把嗓子给了我啦！”

他撒开腿就往家奔。到了家，沈月春一见杨小楼的样子，不禁吓了一跳。杨小楼离家三个多月，栖身破庙，脸不得洗，衣服不得换，像个野人一样，能不叫他娘吓一跳吗？沈月春赶紧给他找出干净衣服，给他烧水，让他洗澡，换衣服。问他到哪里练功去了，杨小楼笑笑说，“到仙境里练去了。”

然后就进了自己的房间。杨小楼怕练回来的嗓子再跑喽，不敢先对娘说，他悄悄躲进自己的房子又练起了气功，试着换个地方再巩固巩固，直直的又练了三天。

沈月春听不见儿子的动静，以为这小子又跑出去了，也没在意。杨小楼练了三天之后，收了功，想试试嗓子是不是又跑了，他以念白的声调，高声喊了一声“马来——！”

这一嗓子不要紧，声震屋瓦，响彻里外院。他妈妈在里院做针线呢，听到前院有人喊，以为是有人来找杨小楼呢，也大声冲前院喊，“我儿子没在家——！”

这时，杨小楼从前院来到妈妈跟前，高兴地说：“娘——，我嗓子找回来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沈月春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我儿子的嗓子真的回来了？”

“娘，是真的。不信您听——”杨小楼又以念白的声调喊道，“马来——！”

沈月春听了儿子的喊声，“哦，刚才就是你喊来呀！”沈月春说着，眼泪扑簌簌流了下来。返身奔进大堂，扑跪在杨月楼的灵位前，泣不成声地喊：“月楼，——咱三元的嗓子回来了！”

杨小楼高兴万分，飞奔到谭鑫培的家里，进门就喊：“干爹——，干爹——，我的嗓子找回来了！”

谭鑫培正在堂上默戏呢，听到杨小楼喊，问道：“你这小子，乍乍呼呼的，嗓子怎么啦？”

“找回来啦！”杨小楼拟制不住兴奋，“不信您听！”

接着他就放开声音喊道：“马——来——！”然后又就地一个鹞子翻身，来一个跨马的身段。

“好哇，这下，咱京戏的‘杨猴子’又回来了！——你整个一个‘小杨猴子’！”谭鑫培也拟制不住心中的兴奋，脱口而说，“行，打今儿个起，你就跟着干爹唱戏。——今晚干爹就安排你的戏码。”

“不行啊，干爹——”杨小楼说，“俞大爷已把我安排在春台班，我不能还没报答老人家就先跳槽啊！”

“好小子，长大了，懂得讲义气了！”谭鑫培夸奖着说，“既然跟了俞毛包，就好好给他卖力气，也好好掏掏毛包身上的货。俞毛包可是三大武生流派中最硬的一派呀！”

“干爹，我听您的！等报答了俞大爷，我再来孝敬您！”杨小楼乖巧地说。

“你小子，越来越会说话。”谭鑫培咧咧嘴说，“你这话不如说‘等把俞毛包的玩意儿学到手，再到我这里来捋叶子’！”

“哪儿能呢，您是我干爹，我还用捋您的叶子！”杨小楼奉承地说，“不用捋，您早就说了要给我说戏的！”

梨园的行话，教戏，不说教戏，叫“说戏”。“说戏”，就是教戏。

谭鑫培手指着小楼，笑着说：“鬼小子，将你干爹的军？是吧！——到时候看我怎么给你‘说’！”

杨小楼耍个鬼脸儿，辞别谭鑫培，又去投奔俞菊笙。

谭鑫培看杨小楼恢复了嗓音，知道这样的人才难得，他很关注杨小楼的发展，总想找个机会，看看他台上的玩意。

杨小楼毕竟坐科就是武生，再加上他变声期长，只注重了武生功夫戏，而忽视了文武兼唱的戏。按照戏界的行话说，这叫戏路子太窄。

戏路子窄，就是能唱的戏太少。若论戏路子，京戏生行的戏路子最宽，旦行的路子较窄。仅次于老生的是武生，再次是小生。戏路子窄，就是戏码少，翻来倒去总是那几出戏，吃戏饭的路子就窄了，当然对发展不利。谭鑫培作为干父，时时惦记着的就是杨小楼这点。

一次，杨小楼贴唱《武昭关》，他扮伍子胥。谭鑫培悄悄地来到台下看戏。此戏中，伍员保护马昭仪母子逃出郑国之后，伍员有一段唱，本应是〔慢板〕，他却唱成了〔散板〕。台下引起哄笑，但无人叫倒彩。因为杨小楼从来没唱过〔慢板〕，戏迷们都习惯了。谭鑫培哪里看得下去这个，一生气，贸然叫了一声，“嘟——，下去吧！”

人们顺着声音一看，发现是谭鑫培，场内一下子都乱了。大家不再看台上的戏，而朝谭鑫培围拢过来。

“谭老板——！”

“谭老板是给干儿子捧场来了！”

“捧场哪有叫倒彩的！”

“是砸场来了吧！”

“……，……”

“……，……”

这一下戏唱不下去了。台上的也发现了台下的谭鑫培。

杨小楼赶紧带妆来到台下，给干爹请安。

班主俞菊笙也拨开人群来到谭鑫培面前，抬抬手，作个揖，说道：“谭大老板光临，请台上指教！”

谭鑫培听出了俞菊笙带刺的话，略一寻思，觉得自己确实是情不自禁，脱口而喊，搅了人家的场子。赶紧也抬手作个揖，还礼道：“俞兄，对不住，在下唐突了！”

“难得贤弟光临。”俞菊笙环视一下人群说，“咱们后面说话。”

这才由杨小楼拨开人群，为二人让出一条道，二人来到后台。

此时，谭鑫培更感到自己贸然一声喊，搅了茶园的戏，很有点不好意思，愧疚地对俞菊笙说：“俞老哥，真对不住，没想到贸然一声喊，搅了场，怨小弟唐突！”

俞菊笙原以为谭鑫培是有意来搅场的，当时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不好发作，忍着气给谭鑫培留面子，只是带刺儿说了那句话，留着更难听的话到后台说的。当听谭鑫培发自内心说了不安的话，知道必有因由，忙换了口气说道：“贤弟，来此有何吩咐？”

“俞老板，我今天是路过，顺便进来看看，没想到一不小心，就搅了场。惭愧，惭愧！”谭鑫培越解释，越觉得不好往下说。若说是特意来看杨小楼台上的活儿，给他挑毛病，俞菊笙是杨小楼的师傅，这不是挑师傅的眼来了吗。可当着俞菊笙的面，也不能说杨小楼哪儿唱得不是，那也是当面打人家俞菊笙的脸哪。只好支吾一句，“顺便找嘉训有点事。——俞老哥，打扰您了，您忙您的场子去吧，我只找嘉训，只找嘉训，……说句话儿。”

俞菊笙看出谭鑫培心里有事，赶紧退一步，调侃地说，“哦，——想干儿子了！三元啊，去，卸了妆，送你干爹回去，陪你干爹好好说说话儿。”

谭鑫培这才解了围，从尴尬中回到家里。

谭鑫培回到家中，在英秀堂的太师椅上一坐，把桌子一拍，厉声喝道：“嘉训，跪下——！”

杨小楼还没看到过谭鑫培发如此大的火，乖乖地给谭鑫培跪下，低着头，大气不敢出。谭家的人也很少看谭鑫培发如此大的火，吓得一个个躲到别的屋里不敢出来。

谭鑫培痛心地说：“嘉训哪，嘉训，我以为你嗓子找回来了，该好好发挥发挥，真唱出点儿彩来，没想到你那么不沾气，在唱上还要奸滑，不用心！气得我也跟着丢人现眼，搅了人家的场！”

“干爹教训得对……”杨小楼不知道哪里耍了滑，但也不敢反驳，只好含糊的回应。

“我问你——”谭鑫培说，“伍员那句唱，是谁教给你的？为什么不唱慢板，唱散板？是不是耍奸滑，不卖力气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杨小楼明白了谭鑫培发火的原因。以前他嗓子没倒过来时，唱不了慢板，只能唱散板对付，至今未改过来。不怨干爹发火，干爹是为了自己好哇！他真诚地对干爹说：“干爹，是孩儿错了……”

“没想到你小子还会耍滑！”谭鑫培痛心地说，“这可不像你爹的儿子，你爹唱戏，丁是丁卯是卯，一板一眼都丝毫较真呀！你爹的王帽戏，那是张二奎再世，连大老板都看好。要不，怎么又收他为徒呢。你唱戏也有你爹的影子，北京人讲话‘戳个儿’好哇！高高的，大大的，扮出戏来，有‘范儿’啊。你爹起初也是学武生的，可他，仗着嗓子好，学了文武老生，戏路子宽了。你师傅俞老板，嗓子欠火，就只好走武生的

路子，尽管他是俞、黄、李武生三派之一，但还只是个武生。你嗓子好了也赶不上你爹，你走不了文武老生的路子，你只能兼唱武老生。老生戏路子最宽，但不戴髯口就叫反串。武生戏路子虽窄，戴上髯口唱武老生就不算反串，叫应工。一下子戏路子就宽出了一倍。但得用嗓子，得能唱出来。比如《阳平关》的赵云、《武昭关》的伍员，是戴髯口的武老生。你现今的嗓子，凡这类武老生的戏都能唱。这——，戏路子不就宽了！戏码就多了，你就有戏唱了！——饭碗就变大了。”

“干爹教训得对，孩儿明白了。”杨小楼听了谭鑫培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，明白了许多。

“就你这‘戳个儿’，你唱武生没的说，唱武老生也没说的！你嗓子没回来之前，干爹也不过分地难为你，如今，你嗓子找回来了，在唱上还想偷懒耍滑，干爹能不生气吗！”

“干爹别生气了，孩儿明白了，孩儿争气！”杨小楼真的感到愧对谭鑫培的一片苦心。

“嘉训哪，你争气就对了。你成了气候，我就对得起你爹了！不然，我将来地下见了他，不好向他交代呀！”谭鑫培看小楼真的领会了他的话，心里也踏实了，气也消了。他顿一顿，喝口茶，对小楼说，“别跪着啦，起来，干爹给你支个招儿——”

杨小楼赶紧起身，为干爹斟茶：“干爹，您说吧。”

“干爹不是拆俞毛包的台，完全是为了你将来的发展。”谭鑫培抿一口茶说，“你如今科也坐了，师傅也拜了，身上的玩意儿也学得不少了，该丢了拐棍儿自己闯荡闯荡了。那样，实受的更快，更扎实。”

听了干爹支的招儿，杨小楼觉得干爹说得对，是该自己闯荡闯荡了。于是，私下里暗暗打主意，离开春台班。

有词【浣溪沙】写道：

练功莫辞艺压身，天外有天人外人。安得响鼓重锤音。一旦工成事半倍，唱念做打更随心。多亏父辈教诲恩。

## 第五十九回

# 武戏文唱情为主 唱念做打戏有魂

谭鑫培的一番教训，深深印在杨小楼的心里。他回到春台班，正好管事的给他派下戏来，叫他演《挑滑车》中的岳帅。他跟俞菊笙学这出戏，主要学的是高宠的武功戏，今天给他派个岳帅，他心里不高兴，但嘴里并没说不唱，只是用鼻子“哼”了一声。管事的说他不服提调，二人为此吵吵了起来。一气之下，杨小楼拂袖而去。

这不是招儿的招儿，倒让杨小楼脱离了春台班，有了独自闯荡的机会。

他怕在京城碰上俞菊笙，挨师傅的骂，一个蹶子单独跑到通州，搭了个戏班。

在通州戏班，他自告奋勇贴唱《挑滑车》，艺名写的是“嘉训”。俗话说“名师出高徒”，他毕竟是俞菊笙的徒弟，高宠一出场就威风凛凛，雍容大气，非通州府一般的水平。一出戏下来，在通州城打响了。

事有凑巧，那天台下看戏的有天津“上天仙”和“下天仙”两个茶园的“堂头”看戏。所谓堂头，就是茶园里替经理管事的人。这两个人，是奉了经理的委派，到京城邀名角唱戏的。水路进京，坐了一天的船，刚到通州码头，天就黑了，他们便打尖住店。晚上无事，就溜达到茶园看戏。

这两个人，毕竟是茶园的行家，一眼就看上了这个“嘉训”的功夫。他们看嘉训年纪轻轻，肯定是个尚未出名的雏儿，戏份不会要得太高。但功夫在那儿撂着呢，戏份低，上座儿高，邀这样的角合算。

武生行，原来混在生行中不独立成行。自俞菊笙、黄月山、李春来三派打响之后，才独成一行。

武生成了名，武戏也就跟着单独叫响。因为武戏对打红火，新鲜热闹，很受欢迎。因此，武戏是十分上座儿的戏。尤其天津、上海都是商埠城市，人们都追求红火热闹，在天津上海就格外叫座儿。这两个堂头，看了戏，都动了心劲儿。虽然同是来邀角，但各为其主，就各自有了动作。

散戏之后，上天仙茶园的堂头悄悄找到杨小楼，邀他到天津唱戏，杨小楼二话没说，便答应下来签下了合同。下天仙的堂头也悄悄来找杨小楼，邀他到天津唱戏，杨小楼也二话没说，便答应下来也签下了合同。杨小楼初次出来打天下，还是个雏儿，不懂“请戏”的规矩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有来签合同的就签，只要给戏份儿，怎么个

唱法儿全然不闻不问。

回到天津之后，这两个茶园都贴出戏报，说某月某日，京城新秀“嘉训”贴唱某某戏。戏报一出，两家扯起了皮。同一天，同一个人，同一个钟点儿，唱两台戏，这还能不扯皮吗？两家你说你先唱，他说他先唱，都有合同为证。各说各的理，互不相让。报界为此抓了新闻，在报上大肆渲染这两家的唐突。

正所谓“鹬蚌相争渔人得利”。这两家茶园的纠纷，吵得整个天津市纷纷扬扬，争吵的焦点人物是武生“嘉训”。这么一争一吵，就炒热了“嘉训”。嘉训还未到天津，天津人已家喻户晓了。

天津有一个奎派的老生名周春奎，此人与杨月楼是师兄弟，平时交往很深，他对杨月楼的家事也颇为关心，杨小楼在京城经历他也略知一二。天津的报纸一热炒，就引起了他的注意。他料到这个“嘉训”就是杨小楼。杨小楼涉世不深，初出茅庐便惹下了麻烦。出于对杨小楼的保护，便亲自出面调停两家茶园的纠纷。周春奎在天津戏界很有名望，他出面调停，两家戏园都很尊重。他的主意是嘉训到了天津，头一天分头唱两场，每家各一场。以后，每天一家，轮着唱，直至合同到期。在他的调停下，两家方算罢休。

杨小楼在通州的一合同到期，就赶来天津。一下船就被周春奎接到家里。杨小楼不认得周春奎，但听他父亲经常说起过，于是便认下了这个叔父。周春奎把两家茶园的纠纷给他述说一遍，杨小楼方知人未到天津已捅了娄子，非常感谢周春奎从中帮忙。

天津的戏迷，早就憋足了劲儿，要亲眼看看这个“嘉训”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角，两个茶园的戏票早就一抢而光。这两家茶园的经理，此时方明白，吵得不吃亏，挣了个盆满钵满，——吵得值。

天津戏迷，一观杨小楼的风采，服了，叫好不迭。头一天两场戏下来，“嘉训”的名气就响震津门。

两场戏唱完，杨小楼在鸿宾楼设宴答谢周春奎。周春奎顺便拉了两家天仙茶园的经理，共同赴宴。

小楼虽年轻，但颇知礼仪。把诸位客人让至上座儿，把盏言道：“小楼初到津门，不知深浅，不懂规矩，给各位长者惹了麻烦，晚生还请各位海涵。”

大家纷纷举杯，夸赞小楼功夫底子深厚，深孚众望。

周春奎举杯给大家介绍说：“嘉训年岁虽小，却是菊坛名门之后，他父亲就是著名的‘杨猴子’！”

一提杨猴子，举座哗然，“果是名门之后，将门出虎子，一点儿不差！”

“他的师傅是当今武生三派之一的俞菊笙！”周春奎接着说。

“哦——！”举座又是一惊。

“他的干父就是京城大名鼎鼎的戏界大王谭鑫培！”周春奎继续说，“他‘嘉训’这个名字还是谭老板排着他儿子的名号起的呢！”

“怪不得身手不凡，原来是在名人堆儿里长大的！”举座又是一阵惊叹。

“‘嘉训’的名字，在京城戏报上也似曾见过，但印象不深……”两位经理对“嘉训”的名字犯了琢磨。

“大侄子，恕我冒昧，在京城叫‘嘉训’，到了天津卫了，不如改名‘杨小楼’或‘小杨猴子’。这样的艺名响亮！”周春奎举酒杯建议。

“对！对！”两位经理响应着，“打你父尊的旗号，更有号召力！就叫‘小杨猴子’吧！”

“如此，感谢诸位前辈，”杨小楼举杯，“‘杨小楼’本是家父打小给起的艺名，只是本人不争气，不成气候，在京城唱戏只好打干爹给起的名字。承蒙众望，就依诸前辈的提议，打今儿起，我就以‘小楼’为艺名，以‘小杨猴子’为号召。”

“好！——”大家一齐举杯，“为‘小杨猴子’成名干杯。”

从那天起，天津戏园的戏报把“嘉训”改为“杨小楼”。天津各报纸也跟风似的介绍“杨小楼”名字的来历，把个“杨小楼”吵得沸沸扬扬。

杨小楼每天轮一个茶园，各天的戏都很叫好。周春奎也很为杨小楼的争气感到高兴，他打心里喜欢上了这个小伙子。

这一天，他把杨小楼请到家里，设家宴为小楼庆贺。因为小楼是奎派后人，周春奎不把他当外人，也让家人同席。

席间有周春奎的侄女，此女生得眉清目秀，落落大方，坐在那里左顾右盼，眉目传神，不时给杨小楼布菜。弄得杨小楼直个劲不好意思地点头示谢。

周春奎看在眼里，忽生一念。他举杯说，“贤侄，如无婚配，我做主，把我这侄女许配给你如何？”

周春奎此言一出，弄得他侄女和杨小楼满脸绯红，都低头不语。

周夫人趁势烧把火说，“我看不光门当户对，这俩孩子长得还真有夫妻相。”

“千里姻缘，红线拴就！”周春奎继续说。

“承蒙前辈不弃，”杨小楼不再沉默，说，“婚姻大事，当得父母做主。等我回到京城，禀明母亲，再作道理。”

“贤侄说得是。”周春奎端杯说，“那我就静候佳音了。”

回到京城，杨小楼把天津唱戏的过程说给母亲，母亲高兴得掉了眼泪，并一口答应了小楼的亲事，很快择日下聘礼，换帖子，办完了婚事。

杨小楼第二次去天津唱戏，就住在岳叔父的家里，抽空由岳叔父给他指点戏中的不足。

周春奎是个有文化的奎派老生，唱戏很讲究理解戏情戏理，然后通过唱、念、做、打，把戏情戏理表达清楚。杨小楼在他身上，学了不少这方面知识。

在武生里面能给杨小楼配戏的有两个人，一个是王长林，一个是李永泉。王长林武功很硬，还擅演丑戏，文武丑兼工。这两个人都曾跟着俞菊笙打过把子，能对付得

了俞菊笙猛、急、快的风格。杨小楼是俞菊笙的徒弟，他打把子除了有他师傅的影子外，也吸收了黄月山的身段，猛中蕴含洒脱优雅；还兼收了李春来的矫健利索，急而不乱，快而不燥。因此跟他对把子的人，不是高手就配合不默契，打不出杨小楼的风格来。

到天津来，杨小楼也带来了这二位搭档。当唱完《冀州城》之后，三个人卸了妆，杨小楼带他们到狗不理包子铺去吃夜宵。三人边吃边聊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戏上。

王长林说：“这出戏拖得时间太长，咱能不能三下五除二打完了，早早散场啊？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”李永泉附和着说，“不就是打吗，台下看的就是咱们打把子的玩艺儿，玩艺儿卖完了，咱就利利索索收摊儿得了，还落得早早来吃包子，早早钻被窝儿睡大觉。”

杨小楼听了，咬一口包子，说：“二位，这包子好吃，好吃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？”

“馅儿啊，馅儿好哇！”

“我看这唱戏就像吃包子，”杨小楼不急不慢地说。

“哎，戏是戏，包子是包子，——两码事！”

“事不同，理同。”杨小楼说，“吃包子吃的是馅儿的味道，看戏看的是戏的情理。如果戏没情理，就跟包子没馅儿一个道理。那还有什么吃头？”

他这话把二位说得直了脖子，干哑巴嘴，瞪着眼听着。

“如果咱光打把子，三下五除二打完了，打得再精彩，与天桥撂地摊儿打把式卖艺的有什么区别？”杨小楼看他们听得很入神，接着说，“《冀州城》这出戏，我马超与你们打，打得狠，打得急，打得猛，主要是打出了马超当时的心情。你们想，马超二次回到城楼，看到妻子被杀了，抱着妻子的尸首，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？能三下五除二打完就了事？马超再是个有勇无谋的匹夫，也是人哪。人是有情的，咱唱戏唱得就是戏情戏理，得把那个情和理表达出来。所以，他抱着妻子尸首的时候，我加了那几段唱。把他的情和恨都唱出来，然后再开打，开打就是情和理的进一步扩展。所以，那一段对打，就打出了他国仇家恨的感情。在那种情理之中，把子打得越激烈，越火爆，越能抓人。这就是戏里的把子，不是地摊上的把子。”

“哦——，”这俩人听到这里，听出了门道。咬一口包子咂咂嘴，“有味道！”

“我们学把子功时候，师傅也讲过什么戏情戏理。可一抬腿，腿没抬到位，师傅一棍子下来，就把那些情啊理呀全给打跑了。”王长林嬉笑着说。

李永泉也笑笑说，“咱是光练了打的功夫，没练打的道理，反正是你来我往，打红火热闹了拉倒。”

“以前师傅都讲过，可是自己理解不深，只知皮毛，不知骨肉。”杨小楼吃着包子，慢慢咀嚼着说，“我到了岳叔丈这里，听他的讲说，才慢慢琢磨出这些个理儿来。”

“再比如，《长坂坡》这出戏，”杨小楼接着说，“赵子龙七进七出，如果光是没有